

温柔的重塑

江露露

我的孩子今年十岁了。
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,说服自己孕育一个生命,从来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。怕失去自由,怕承担不起,更怕身为人母一生都卸不下的重负。可是,当我说服自己,我就知道,一切都将改变。

她刚牙牙学语时,便想养一只狗,我拒绝了,甚至懒得给个理由:“你是我的小孩,必须要听我的,我说不能养便不可以养。”

她巴巴地乞求:“那等我长大了就可以养了吗?”

“行。”

“那多大就算长大?”

我胡乱回答:“十岁吧。”

这个随口的敷衍被她热烈又郑重地揣在怀里,一岁一岁地守着。

突然有一天,我下班回来,她怯生生地迎着我:“妈妈,你别生气,我养了一只小狗,它叫小黄。”

我压住火气,问:“狗呢?”

“你答应不生气,我就带你看。”

她拉着我,走出房门、下了楼、绕过单元门,来到小区的一处角落,指着一个纸盒说:“你看,这就是我给它做的家。”

原来是小区里的一只流浪犬。她给它取了名字,做了窝,天天去看它,虽然它并不总在窝里。

我心一软,说:“要不我买一只漂亮的狗给你养吧?”

她拒绝了:“我已经有小黄了,不需要其他狗。”

看着她满脸的果决,我忽然意识

到:养育并非占有,爱也并不是仅仅是负重前行,而是珍视、陪伴、是一起自由生长。于是我放下固执,陪她养了一只流浪狗,后来又养了一只鸚鵡、两只仓鼠、几条小鱼,以及蜗牛、蜘蛛、蚯蚓、蜜蜂……

她从幼儿园步入小学时,我又焦虑起来,怕她跟不上,怕她被欺负,怕她学习压力太大。我每天都在“怕”,越想越睡不着,她倒是一脸安然,反过来安慰我:“还没有发生的事,为什么要不开心呢?”

这句话成了她的常用句,用在考试前、开学前、任何可能让人紧张的时刻,也变成了开解我的话,一看我面露难色,就问:“有什么事不开心吗?”“不开心的事不要去想”“做人要有乐观主义”……

慢慢地,我开始重新去学习如何与未知相处:那些还没发生的事,不值得提前痛苦,把情绪放在当下,认真过好当前,就是最好的生活。

辅导作业是另一场修行。曾经讲数学题,我喋喋不休讲了半天,她抬起头,认真地回应:“你讲的太多了,我根本听不懂。”直白得令我一时语塞。

带她去医院拍胸片,医生隔着门

指导:“你把手放上面,不对,正对着,抱着,不是这样,要拥抱。”她手忙脚乱地照做,拍完后,满脸真诚地问医生:“我的理解能力是不是太差了?”

医生哈哈大笑。我也笑了,但心里却明亮了一些:坦诚地承认自己不懂、不会、做不到,不刻意伪装、逞强,很难,也很简单。

有一天放学回来,她噘着小嘴,向我打抱不平:“我觉得根本就不公平。”学校组织黄梅戏演出,他们班没有观看资格,我下意识地选择做个息事宁人的大人:“演出就在操场,大家都能看,是你理解错了。”

她一脸坚定:“真的不让我看,把我们班的全都赶走了。这太不公平了,你必须带我找校长评理。”

她看着我,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执着。那一刻,我收起敷衍,严肃地回应:“可以,我们找老师评理。”细问之下,是因场地有限,各班级轮流参与活动。听完解释,她骤然释怀。我也终于明白,她在意的并不是一场演出,而是不想默认不公,是要去追问一句“为什么”。

如今,她十岁了,开始有了自己的世界。

“老妈,你听的歌单太老了,听听我的。”

“老妈,你帮我挂机捡钻石。”

“老妈,你看我推荐的这个动漫。”

“老妈,你好适合COS这个角色。”

从游戏到音乐到动漫,她满心欢喜地向我分享,我满心抵触。“你要学会尝试,了解我的审美。”在她一次又一次的劝说中,我慢慢放下偏见,开始点开她推荐的歌,看她说的动漫,试着理解她说的那些我完全听不懂的游戏术语。我仍旧不喜欢这些事物,但我慢慢丢弃了我的成见,开始包容不一样的热爱与美好。

她就这样,慢慢地,重塑着我的人生。

温柔极了,也彻底极了。



江露露, 1988年生, 安庆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。

十五岁的舞厅

肖遥



一天晚上,我和孩子说到过年,孩子警惕地瞪着眼睛问:“过年还要在老家过夜吗?”我说不用吧。心里有点纳闷,她怎么对在老家过夜这件事反应这么大?更小的时候,她这样叫,在我看来就是过度反应,就是没事找事,但她已经15岁了。我顺口说我15岁以后几乎就没在家和父母一起过过年,每年寒假我都在我姥姥家过年,有一年我和表妹花花甚至都没在家待,大年三十去舞厅,去溜冰场……

我自顾自说着,忽然看到她泪流满面,我就十分吃惊,问,咋啦?我说了啥?我不是在说开心的事吗?你咋哭了?是喜极而泣吗?

她说,我为15岁的你开心。

我十分吃惊,隐隐觉得哪里不对,以我对人性的了解,人笑的时候可能是为了他人高兴,但哭的时候,一定是为自己哭,即便是亲娃。这世上不是没有喜娃所喜,悲娃所悲的粘人精妈妈,但是很少有先母亲而忧而忧,后娘亲之乐而乐的孩子,何况这孩子都15岁了。

她也知道我不会相信她的说法,就说,我为我自己难过,都是15岁,你可以在舞厅,在溜冰场过年,我却要在老家过年……

等等,我一时间脑子有点短路,确实,记得小时候跟你聊过,说你不喜欢去老家,那里很荒凉,但是我没想到

你那么讨厌老家,好像老家跟你有啥深仇大恨似的,我觉得要是说血海深仇啥的,也应该是学校里压榨你的作业,剥削你的老师,欺负你的同学吧,怎么也轮不上我呀?就因为过我过年让你跟我去奶奶家,你跟我记这么大的仇?看来人人和人结仇这事是件很玄学的事,难怪江湖上,只见复仇者上穷碧落下黄泉地追杀仇人,那仇人歌照唱舞照跳完全不思悔改没有反思,看得人着实生气。细思极恐的是,一般欺负了别人的人,大多数都不知道对方被欺负了,当事人内心惊涛骇浪,已经把友情的小船颠覆打碎埋葬了,连旁观者都气得牙痒痒,恨不得冲进屏幕里去除暴安良替天行道,但是除过极少数人有反思,大多数人是懵懂的,不知道这仇是咋结下的。

现在回想起来,从五六岁开始,孩子就对去老家过年这件事反应很大。十岁那一年,她强忍着过了除夕,大年初一就闹着要回家,我当时就不明白,这货脾气咋这么大?从小到大,她好像未曾因为什么事情跟我闹那么大的别扭,除了去老家这件事。我有点不太明白,为啥她对去老家那么抵触?以至于每年过年,我都像枕戈待旦的战士,要抵御,要镇压,要战斗,很多事当时想不清楚,事后,甚至若干年以后再看,啊,原来是这样。

对过年去老家这件事,她好像真的是受了极大的委屈,而我,知道

她委屈,但是不知道她那么委屈。那几年,我心里七七八八的委屈都像窦娥一样大,基本上也顾不上别人的委屈了,哪怕是自己孩子的委屈,而且我真的不太明白,咱俩的诉求咋就不一样?过年不就是应该和亲人一起过的吗?过年的我极需要跟最亲的人抱团取暖,就像怕冷的妈妈,见不得孩子竟然不穿秋裤,完全忘了自己在这个年龄也是拒绝秋裤的。

我极力辩解,我说你也知道咱家那些年的情况,你奶奶生病着……

她说我明白,我只是很羡慕你15岁就可以去舞厅和溜冰场过年……

我心里想,可是你15岁没有舞厅和溜冰场呀,你只有作业,10岁那年我问你,着急回去干啥,你说回去写作业,我就生气得很,如果你回去找朋友玩,或者去打游戏,就是任何一个节日狂欢的活动,我都不会阻止你的,可是你说是写作业,我就觉得你不是想回去,是想跟我作对。

跟表妹聊这件事,她笑言:“我也一样啊,10岁开始过年从不在家呆着,成天跟你一起去溜冰去游戏厅,到20多谈恋爱了,过年连跟你都顾不上玩了,千方百计要跟男友黏在一起,婚后发现这原来是个买一送一的套餐,变成了老公的男人要求我必须跟他爸妈过年,每年都因为过年去谁家而争执,打闹了五六七八年,离婚后不用跟他家人过年了,现在又为了在哪里过年跟

孩子开始了新一轮撕扯……”

我想,也许我们真正需要与之斗争的,是自身的“母性”——那是生物性的,不是社会性的。人克服社会性不算太难,比如“过年一定要阖家团圆”“孩子一定要父母双全”这些观念,我们已经认识到不一定适应每一个人。但人克服生物性却不太容易——让我们真正认识到孩子已思想独立、人格完整,需要我们放手、妥协,承认她需要在成年三十独享时间与空间,而不是承欢膝下。

再往深处想,我必须承认,人和人的情感并不相通,哪怕是相依为命、朝夕相处的母女。也许在我最疯癫脆弱、东倒西歪的时候,恰恰是孩子最惬意放松、无拘无束的时候。可见,我们从对他人的认知,到对孩子的重新认识,再到对这个世界的理解,都要尽量“对齐颗粒度”,随行就市,及时更新,与时俱进。



肖遥。专栏作家,学者,画家。出版文集《酱醋茶扮作诗酒花》、学术专著《建筑设计美学》等。现居西安。